

THE ONLY LOVE
爱情励志系

by
潼舞

Lonely Waiting

等待未满

就算你我的故事只留下一句行将消散的誓言，
只要我活着，我将一直等待……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

Lonely Waiting

等待未滿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等待未满 / 潼舞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438-6497-9

I. ①等… II. ①潼…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0868号

出版发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者: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270千字

印张: 10

出版时间: 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出版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胡如虹

特约编辑: 李晶晶

装帧设计: 八牛工作室

ISBN 978-7-5438-6497-9

定价: 22.00元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目 录

Contents

Part One

谎言的伊始 /001

Part Two

重新相爱 /013

Part Three

独行的兽 /043

Part Four

揭穿真相 /059

Part Five

作茧自缚 /077

Part Six

海葵与寄居蟹 /103

Part Seven

拉锯之战 /123

Part Eight

摊牌 /149

Part Nine

最后的坚持 /177

Part Ten

局中局 /207

Part Eleven

只因为爱你 /227

Part Twelve

不是谎言 /249

Part thirteen

时光未满 /277

尾声 /295

番外

念忘之间 /305

Part One

谎言的伊始



小满：

我从未想过我们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以这样奇怪的方式相遇。他就像这夜突然从天而降的倾盆大雨一般出现在我面前，打乱了我原本以为平静到起不了一丝波澜的人生。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孽缘。

这一天，突如其来的雨下得尤为的大，黑夜像一个失去控制的小孩，在沉闷与压抑中暴走。密密斜织的大雨嘈杂地落在冰冷的地面上，交织成一片沉默的喧嚣。

空旷的马路上早就没有了行人，除了街口的一家花店还亮着幽幽灯光之外，整条街道上的其他商店都不约而同地提早关门。

在确定不会再有顾客上门之后，站在门口观望了一会儿的蔚满也就决定不再无谓地浪费时间。她费劲地将摆在门外的花盆依次搬进来，然后用拖把吸干了地板上脏乱的水渍后，才吃力地直起身子。

腰部传来的酸痛很快让她好看的眉心微微地蹙起。自从那一次车祸之后，她的腰椎在潮湿的天气里就很容易酸痛，一做重活就常常会直不起身来。她苦苦地一笑，望向窗外的清亮眼眸里也浮起一抹淡淡的疲色。

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竟然也会有像老人家一样的毛病，她无奈地想着，随手关上玻璃大门，加上保险锁。今晚早点睡，明天起来也许就会好了，最后，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伸手关上了花店的灯，蔚满转身朝内屋走去，她的房子和这间花店连在一起，只要通过那扇门就是。

嘭——

这时候，空气中突然传来一撞击声，留住了蔚满的脚步。她吓了一跳。



跳，连忙回头。

黑暗中却什么都没有，只有雨点拍在玻璃上啪啦啪啦的声响。也许是自己多疑了，她安慰自己，她最近总是有点神经质，现在竟然还产生幻听了。可是伸出的脚还未放下，身后再次传来的拍击声却清楚地告诉她这绝对不是幻听。

砰砰砰——

她尖叫着转身，迅速地按下开关，然后在骤然亮起的花店里搜索到一个站在门口的模糊身影。

与其说是站，还不如说是“趴”，那个人整个身子贴在透明的玻璃门上，八字张开的手臂正一下一下地敲打着门环，直到灯亮起来，他才停下。

谁这半夜了还来买花？蔚满准备上前，但是想到这个，心下却突然戒备起来，脚步也停住了。

一个男子半靠在玻璃门上，全身湿漉漉的，十分落魄，因为光线反差的原因，她看不清他的脸庞和五官，但是却能清楚地感觉到那一身被雨浇透的狼狈。

见她注意过来，那个人一个直身，眸子亮起来，眼神轻易就和她的对上。

那双眼睛……

他似乎是喝醉了，神情都有些恍恍惚惚，但当对上那双雾气氤氲的眼眸时，她却意外看到了迷茫深处的一抹悲伤，很淡，却不知道为何能够刺痛她的心房。

“开门。”她看到那个人的口型是这么说的。

本来是应该防备的，在这个寂静的雨夜，面对一个陌生的男子，但是蔚满不知道为什么，竟下意识地打开了门。

那个身影跌跌撞撞地倒了进来，雨夜寒冷的气息夹带着几分酒气，扑面而来。蔚满一愣，连忙伸手扶住那个踉跄的身子，手掌相触，渗入

肌肤的，是彻骨的冰凉。

一个人的手竟然会冰到这种程度，蔚满一吓，连忙松开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在深夜放这么一个古怪的人进来。

“这位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那男子沉默地抬起头，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眼神有些迷茫，雨水沿着他的发梢淌过脸颊，紧抿的双唇有些苍白，原本应该是很虚弱的脸庞，此时却显出一种异样的性感。

见他不答话，蔚满也没有心情欣赏这样的“美景”，只好捺着性子再问一遍：“这位先生，请问你是来买花的吗？很抱歉，已经下班了，您可以明天再来。”

“买花？”男子皱起眉头，迷茫的眼底流露出一抹锐芒，像破雾的光，瞬间冲淡了几分周身的混沌与迷茫。

“难道您不是来买花的吗？”

蔚满心下一慌，该不会她无意间放进了一个抢劫犯吧，虽然他看起来并不像坏人，但这年头不都说人不可貌相吗，说不定眼前这个长得俊美斯文的人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抢劫犯呢。

想到这里，蔚满吓得不禁倒退了几步。

那男子似乎不满蔚满的反应，突然上前几步，伸手扼住了她的下巴，倏然抬起。

“你不认识我了？”

下巴被扼得生痛，蔚满的脑子却飞快地转动起来。他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她以前认识这个人吗？莫非是早一些来买花的客户？可是即使是，每天花店里来那么多的客人，怎么可能每一个都记得住。

见她必答，神情却若有所思，那双扼住下巴的手微微收紧，蔚满一痛，挣扎着想要摆脱，但只是踉跄着退了几步，直到她身后实在没有什么空间可以退，她被逼到了墙角，身子紧紧地贴着墙壁，抬眼，那张带着

水珠的脸庞就近在面前。

“你真的不记得了？”

质问的语气响在耳畔，却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吐在脸上，肌肤近得几乎要贴触在一起，蔚满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骤然地加剧起来，从自己有记忆以来，她还未和任何一个人如此亲密接触过。尽管心跳如雷，但她的语气还是保持着镇定。

“店里每天都来很多客人，有见过也是正常，但是我记性不太好，不太记得你，请问您是……”

看着蔚满不像作假的神态，那个男子终于彻底愣住，他紧紧地盯着蔚满，锐利的眼神扫过面前那张仰起的小脸，片刻之间，如鹰般的眼底竟闪过无数种复杂的感情。

似探寻，又似惊讶，隐约还有几分……喜悦。

小小的花店里，气氛顿时凝住，安静的空间只能听到外面淅沥的雨声，诡异得让人有些害怕。

蔚满不明白，也没有去多想那眼底流转的光芒究竟代表了什么意思，她只想快点挣脱眼前这种诡异的状况，但就在她想要挣脱开他的钳制时，那个男子却出乎意料地松开了她。一获得了自由，蔚满就心有余悸地瘫靠在墙壁上，微微地喘着气，呼吸间，却没有注意到那个男子的手指微微颤抖着。

“对不起，我刚才有些冲动了。”半晌，那男子突然哑着嗓子说道。

突然礼貌的语气让蔚满奇怪地抬头看他，却看到那张原本凌厉的脸又被一种异样的醉态所掩盖，眼中的神色又恢复了混沌。

难道刚才的举动都是在发酒疯？

又听他在说：“下这么大的雨我没有办法离开，可不可以在你这边避一下雨？”

三百六十度大转弯的态度让蔚满多少有些后怕，她正想开口拒绝，话语却在接触到那哀求的眼神时，自动消失在唇角。

“外面的店都关门了，只剩下你这一家，现在这种天气根本就打不到车，我就待到雨停，可不可以？”

等雨停了也明天早上了，蔚满心想，但是看到他那虚弱不堪、全身湿淋淋的狼狈样子时，只好退而求其次：“这样吧，我给你拿一把伞，你撑伞回去，可以吧？”楼上的仓库里似乎扔着一把用旧的破伞，刚好给他，也省得拿去丢，还能做一件好事。

“好……吧。”他犹豫了一下，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好无奈点头。

蔚满满意地转身，却又被他喊住。

“等一下。”

“又怎么了？”

“再拿一条毛巾。”

蔚满蹙起眉头，有些不满他那命令的语气，但看到雨水还在滴滴答答地从他的衬衫上往下落，好看的嘴唇也已经因为冷而失去血色时，终于点点头。

再多给他一条毛巾吧，看看还有没有可以给他穿的T恤。早春三月的天气，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是有些少了，不感冒才怪呢。

她暗自想着，朝房间侧面的小门走去，只是转身之后的她没有看到，男子那明亮的眸子紧紧地追随着她的身影，直到她消失在门口，迷茫如潮水般在眼底退去，带上了一抹像碎玻璃一般清冷的忧伤。

“你怎么可以忘记我呢……小满。”他喃喃自语，“不过，还好是你……”

那把旧雨伞被蔚满塞到了仓库的角落，她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找到，然后她又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件最大的T恤，再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这才吭哧吭哧地下楼。



可是当她到了店里时，却发现那个奇怪的男子已经不见了。

花店的门没有关，雨一阵一阵地打在玻璃门上，发出嘈杂的声音。蔚满不安地皱起眉，探头在门口张望，他该不会又冒着雨离开了吧？虽然她上楼找东西的时间是有些久了，但是也不至于久到让他不耐烦到冒雨离开吧？可是远处的街道只有一片雨雾茫茫，黑暗吞噬着世界，哪里还能看到那个身影。

冰冷的雨丝飞溅在脸上，有点点的寒意渗入骨髓，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刚才那个男子会拖着那副摇摇欲坠的身子走入这样茫茫的雨雾中去时，心里竟然浮起一抹担忧。

竟然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担心。蔚满自嘲地一笑，甩掉心头的思绪，关好店门，拿着手里的东西上楼。

007

幽静的长廊，壁灯散发着昏暗的光芒，在瓷砖的地板上投射出影影绰绰的光晕。走廊尽头的房间却有一线明亮的灯光溢出，印刻在灰白的墙壁上，分出左右两个黑暗世界。

穿过客厅准备回房的颜蔚满突然停住了脚步，然后突然瞪大眼睛，怒气冲冲地大步上前，一把推开那间极少打开的房门。

那个消失的男子正穿着从打开的衣柜里拿出的衬衫，蜷着身子侧躺在柔软的白色大床上，看不到正脸，只能看到乌黑的发丝柔顺地散落在洁白如雪的枕头上，有种异样的美感。

好一个不请自入，好一个反客为主！

蔚满只觉得怒气丝丝蔓延上胸口，那一点点的忧虑早就飘到九霄之外。她上前一步，大力去拉扯他放在外侧的手臂。

“喂，你给我起来！”

“嗯……”

床上的人咕嘈了一声，这才翻了个身。这不翻身还好，一翻身，胸前没有扣住的衬衫就微微敞开了，露出了男子成熟而紧致的肌肤，深深

的锁骨上似乎还有水渍残留，在灯光下闪动着妖冶的色泽，性感得叫人无法移开眼睛。

蔚满心口一滞，心跳竟漏了几拍。她涨红脸，连忙慌张地将眼神错开。

“喂，你听到没有，快给我起来！”

但是床上那人却丝毫没有被骂的自觉，只是下意识地挥挥手，模糊地抱怨：“别吵，我很累。”

“累？”如小鹿乱撞的心再一次被怒火盖住，“我管你累不累，这里是我家，可不是旅馆，赶紧给我起来，然后，离开！”

“不要……”

掩藏在刘海下的双眸依旧微闭着，那个人胡乱按住蔚满的手，想要把所有妨碍自己睡觉的干扰物都驱逐。

“你……”

手被他握住，掌心里竟是一片异常的滚烫，完全不像之前那样冰冷。蔚满抬头，这才发现他的不对劲，那张原本毫无血色的脸庞现在已漾起一片异样的潮红，好看的双眉紧蹙着，胸口一起一落，呼吸急促而沉重。

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吓得蔚满赶紧站起身取来体温计，插进他的嘴里，片刻后取出来，那条红线竟爬到了三十九那个刻度上！

“烧得可真是时候！”蔚满咕哝了一句，但看着他痛苦的神色，想赶走他的念头一时间也被抛到脑后。

她连忙冲到厨房拿来水和退烧药，就着手喂他吃下去，然后扯过被子将他捂了个严严实实。让他先出一身汗，才给他换了一条薄点的被单。就这样里里外外忙活了好一阵，在看到 he 终于平静下来时，蔚满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站在床边，蔚满神情复杂地凝视着那张虽然疲惫却丝毫不减俊美



的睡颜，再看看窗外那久久不停的大雨，最终换得无奈的一声叹气。

算了，看他这个样子，也折腾不出个什么事情来，留他一个晚上，就当做一件好事吧。

转身，她向门外走去。

这时就听到床上的人又翻了一个身，有模糊的呓语传出：“小满……”

蔚满身子一僵，不可思议地转头看他，却发现他依旧紧闭着眼睛，只有双唇无意识地翕动着：“小满，我叫……郝彦睿……”

蔚满一惊，不可思议地瞪了他几秒，然后突然关上灯，打开门走了出去，“嘭”的一声把门锁上。

房间里，空气里顿时安静下来，只有那哗哗啦啦的雨声扰人心房。在窗外路灯透进的橙色灯光里，似乎能看到有灰尘在轻舞飞扬，那是许久没有打扫而积淀下的痕迹。

床上的人这时才缓缓地睁开眼睛，黑暗之中，眼底似乎有波光流转，宛若银河横越，熠熠生辉，哪里有半分的不清醒。

他淡淡地凝望着紧闭的房门，良久，嘴角牵起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仿佛哀伤，仿佛冷漠，又仿佛天真的残忍。

“我应该高兴还是难过呢，小满？”

“你……果然忘记得彻底啊。”

对于蔚满来说，这醒来后的一个多月里，再没有比这个更诡异的事情了。一向小心谨慎的自己竟然在下雨的深夜将一个陌生男子带进了家，而那个男子竟然比她还要熟悉她家，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就能找到唯一空着的一间房间，还知道要从衣柜中拿出衬衣换上，然后倒头就睡。

而更诡异的是，自己不仅没赶他走，还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并且在早上看他在熟睡也没去打搅，很放心地把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她是中邪了吧，才会做出这一连串古怪的举动，她想。

蔚满是一个严谨守时的人。不管前一天发生什么事，当墙壁上的时针指向“8”这个数字时，花店的玻璃门还是会准时打开。她有气无力地靠在门上，早晨照入房间的第一缕阳光在白皙的脸庞上刻下深浅不一的光影，让她眼帘下的两个黑眼圈更明显。

是的，昨天她失眠了。

任谁隔壁突然住进一个陌生人都会睡不着觉吧，更何况那个陌生人全身都透着古怪。

想到昨天都彦睿那俨然和主人一样的姿态，蔚满就心里一阵烦躁不安。

他，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对这里这么熟悉，为什么认识她，为什么会在那么晚的时候来找她？

“你这是在店门口当礼仪小姐吗？”一个轻快的声音从身侧响起，打断了蔚满的思绪。随即，一个人像一阵风一般从蔚满身边飘向花房里的柜台。

那是一个明艳的少女，约莫二十岁的样子，及肩的长发如同瀑布一般披泻在背后。

“店里不需要礼仪。”蔚满笑着直起身子，恢复了一贯干练温和的样子，认真说道，“但是需要一名搬运工。”

说着，指了指地上摆放着的花盆。

“啊，你说这些吗？”她放下手里的提包，捞起和蔚满一样的工作服套上，转头，清丽的脸庞上带着调皮的笑意。

“小意思，包在我身上！”

说着，她毫不淑女地卷起袖子，弯腰，两只手竟然托起两大盆盆景，风一般地朝店门外刮去。任谁看到她此时这个样子都会被吓到，一个看起来这么纤细的女孩子竟然有这么“强大”的一面。

蔚满看着她抿嘴轻笑，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月前她来店里找工作，自

已立刻答应她留下的原因。尽管她对植物一窍不通,但是有这么一手,就足以让自己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工作量。

“咦,你昨晚没睡好啊?”经过蔚满身边,林源纱瞥到蔚满脸上两个大黑眼圈,好笑地问道。

“是啊。”蔚满一边整理着手上的账目,一边无精打采地回答。自从那件事之后,自己回到这里打工也有一个多月了,一切都渐渐上手,她的专业大三的课并不多,特别到了这下半学期,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这间花店里泡着。

“怎么会失眠呢?”林源纱拍拍围裙上的土,古怪地看她,“一般来说下雨天的湿度是最适合睡眠的呀?”

“是因为有我在,是吗?”

011

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打断了蔚满想要解释的话语。花店里的两人齐齐回头,然后同时瞪大眼睛。站在门侧的男子脚上踩着一双大拖鞋斜靠在门沿上,目光炯炯地盯着蔚满,眉眼尽是未睡醒的惺忪慵懒。

见她看过来,郁彦睿懒懒地直起身子走向她,大拖鞋在地上踩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一声一声,像踩在蔚满的心上,然后在她面前站定。

“你都有黑眼圈了,是因为昨晚你一直在想我吗?”

“……”蔚满怔怔地看着那张突然在眼前放大的脸,却说不出话来。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他,那本来灵活的脑子就会有几秒钟的当机,让她先机尽失。

“看你的样子说明就是了。”郁彦睿满意地点点头,似乎很高兴能对她造成这样的影响。

他得意的笑容让蔚满顿时清醒过来,后退几步展开防御的姿态:“你在胡说什么!”只是微红的面颊泄露了她真实的情绪。

“真的不是吗?我怎么感觉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郁彦睿微笑斜睨。

“你管我是不是。”看到他的微笑，蔚满不知道为什么竟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你不是答应睡一觉就离开吗？现在我想你可以走了！”

“睡……睡一觉！”一直在一旁目瞪口呆的林源纱终于控制不了地尖叫了一声，她虽然有些迟钝，但是绝不笨，在看到这个人穿着拖鞋睡眼惺忪的样子时，林源纱已经猜到一部分了，但是想到蔚满那严谨的性格，她又觉得绝对不可能，却没想到……

“就是借宿一晚，不用这么大惊小怪吧。”看到林源纱误会，蔚满连自己的立场都不顾了，急忙澄清道。但是当她的目光接触到郗彦睿露出的得意笑容时，恨不得打自己一个嘴巴。

“是啊，就是让我借宿一个晚上，是没什么好奇怪的。”郗彦睿看到几句话就让她乖乖掉进自己的陷阱，眉角都开心地翘起来。而此时蔚满悔得肠子都青了，却又找不出话来反驳，只能狠狠地瞪着郗彦睿。

但是林源纱显然没有注意到两人之间的波涛汹涌，大叫：“怎么不奇怪！”哪有人会留一个陌生人在家过夜，而且还是一个异性！

除非……

“除非他是你的……”

“除非我是她的男朋友。”郗彦睿淡淡接道。

始终没有注意到有别人存在的郗彦睿静静地接口，目光始终落在蔚满的身上，久久地凝视，像是亘古未变。

风停云静。空气有一瞬间的凝固。

他静静地凝视着那张已经震惊到有些呆滞掉的脸，目光里的笑意渐渐沉淀下来，最后静止不动。

“我还以为你想一个晚上，会想起什么呢。”他轻轻地说，语气里似乎染上了一层薄纱一般轻逸的忧伤，“看来我错了。你怎么可以忘记我呢？”

但是那抹忧伤很快消散，换上了一抹自信的锐利。

“不过，我会让你想起我的。”他说。

Part Two

重新相爱



郝彦睿：

她果然忘了我。

在那很久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一个人忘记另一个人，怎么可以忘得这么彻底呢？没有一丝眷恋，没有一点不舍，原来溢满浓烈爱与恨的眼里只剩下距离。